

遇见你，遇见美好

□ 郭晓兰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，有独属于自己的倍加珍惜的遇见，因为美好，因为幸福，而让人心生欢喜，满怀感激。我与《菏泽日报》的遇见便是如此。

十六年前，我因为工作调动，到新单位报到。办完手续，转身欲要离去，无意中却发现办公桌上有一份《菏泽日报》。我们本地市竟然拥有自己老百姓的报纸？真好！而菏泽，承载我两年美好大学时光的地方，又有着一个多么亲切温润的名字，氤氲着黄河缠绕滋养的磅礴气韵，一种莫可名状的抵达灵魂的喜悦漫上心头。呆立神飞间，没有挪动脚步，嗫嚅喃喃地请求：我……我可以带回去看一看吗？看完马上送来。领导一句“好的”还飘在空中，我已经把报纸攫取到了手中。

出得门来，双手捧着报纸一目十行，行云漫卷，像一个饥汉面对饭菜的风卷残云。“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”，这本是一句歌词，却在我踏进新的工作单位的这一天照进了现实，此后开始了与《菏泽日报》不解的情缘，这是一件多么奇妙而美好的事情！

之后的日子，我便时时留意新一期的报纸，隔三岔五借故走进办公楼与年级



组。抚之愈多，爱之愈深。报纸中承载着菏泽老城的荣辱兴衰，生长着大美菏泽素朴的民风民俗；荡漾着菏泽人民母亲河一般阔朗无比的心胸。每一张报纸都是行走中的菏泽精彩的背影；每一张报纸都展现着大美菏泽的风骨精神；每一张报纸都折射着菏泽老城的高山流水；每一张报纸都是菏泽人民带给世界的炽热温度。

报纸“文学副刊”栏目更令我驻足流连，它遥遥呼应了我内心深处对文字的那份隐秘的喜欢与钟情。耳濡目染中，副刊精彩的文字渐渐点燃了我想写作的欲望与热情。我也可以吗？志忑志忑中，我拿起手中的笔，写下了《池塘春草梦未觉》，搜到投稿邮箱犹犹豫豫地发了出去。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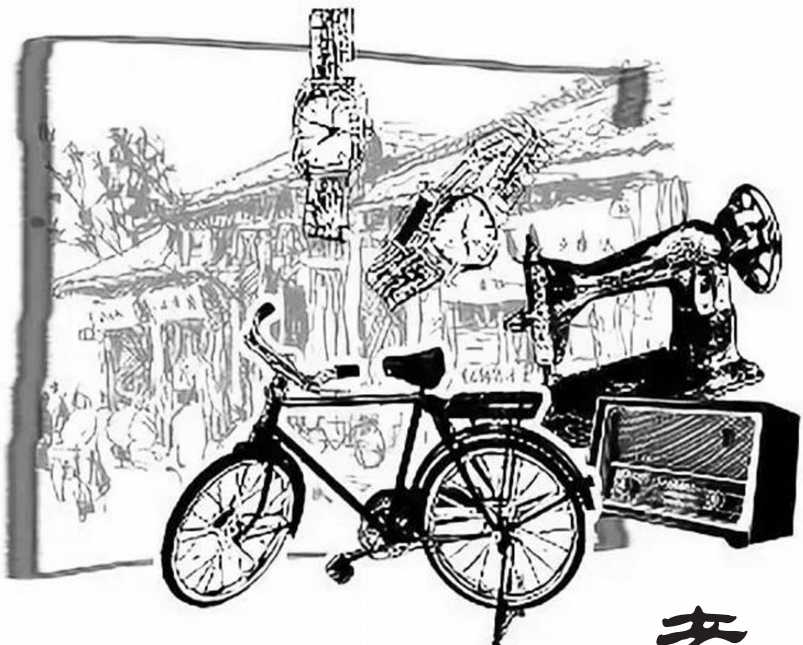
感觉无望又特别期待的折磨中，度过了两周，再拿到新的一期报纸的时候，它竟赫然变成铅字静泊在副刊的右下角。这是2017年8月22日，这一日的太阳特别温暖，这一日的天空无限高远，这一日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温柔与善意。我把这一期的报纸紧紧地护在胸口，然后在一个人的房间里转了一个圈，又一个圈，偷着乐了许久，才去蚕食桑叶般地把所有板块细致地读完。心里充满对“厚重名家，不薄新人”《菏泽日报》人的风骨的无限感激。

此后，我边工作边学习写作，陆续在《菏泽日报》发了几十篇小文。每一篇都是编辑辛苦修改编排的结晶，每一篇都是生命里的惊喜。从此，忙碌的生活里多了

一份别样的期待与欢喜，踏实与安宁。而当我把刊有亲人们过往的《菏泽日报》奉送给亲人们，亲人们那种喜悦更是无以言说。他们把印有自己足迹的报纸珍重地收藏起来，像生活的战场上斩获的无冕的宝贵勋章。他们各自收藏的，是自己曾经的过往，更是历经岁月沉淀真与善的美好的闪光。

因此，《菏泽日报》令我更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，让人倍加热爱；更加体悟到亲情的可贵，让人倍加珍惜。文字渡人，也渡己。可以说，《菏泽日报》是我了解世界的窗口，是我与时代链接的青藤，更是我的良师，益友，和遇见最好的自己的修行。

三十岁，韶华青青。正值青春年华三十岁的《菏泽日报》用它永远睿智、永远深沉的眼睛，关注着时代浪潮、世态人情，用它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的激情应和着时代脉搏的跳动，勇挑重担，为菏泽的振兴发展鼓舞、呐喊、讴歌、礼赞。而我，会渐渐老去，“草草杯盘共笑语，昏昏灯火话平生”，当我年老昏花，手抚《菏泽日报》，也会充满衷心的祝福，更会如亲人一般向你倾诉；遇见你，就是遇见了美好，谢谢你在我的生命里恰逢其时的出现，谢谢你厚意深情的一路陪伴！



老物件里的碎碎念

□ 钱国宏

因工作调动等原因，我曾多次搬家，每一次搬家都因旧物的取舍而对心灵进行一次次、一遍遍的拷问。究其根源，是因内心深处有一种对老物件的眷恋、厮守而无法割舍。

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里，搬家似乎是一种寻常的一节。但对于我来说，每搬一次家，都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的痛楚！甚至像剥了一层皮一样，身累，心痛——那就是对旧物的逃逸和留弃。我家中的每一个老物件，都镌刻着我的光阴、我的经历和我的记忆。比如学生时代买的第一本《小学生作文选》，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获得的第一张“三好学生”奖状、“期中考试优胜者”奖状；比如参加工作后得到的第一个“先进工作者”证书，第一件“十佳记者”奖杯，第一张发表文章的样报，和父亲的第一张合影照片，陪母亲回到阔别70年的老家带回的一袋黄土，抗洪抢险时穿的一双绿胶鞋，初恋时互赠的一本彩皮日记，父亲火化后骨灰中挑出的两块炮弹皮……

每次搬家，前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对我与旧物的恋恋不舍都感到不解。俗话说：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们总不能生活在过去中，总不能穿着铠甲去公司上班，否则还谈什么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呢？……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每次搬家时，当我抚摸着一件件一桩桩旧物时，内心深处依然翻江倒海，仿佛每件旧物上都沾附着我的汗水、我的眼泪、我的欢笑、我的烦恼和我的憧憬。那些日夜陪伴我的搪瓷杯子、旧书柜等，似乎与我都有了某种亲情般的关联或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！我并不是淡泊希金、阿巴贡和葛朗台，但心中的那份情愫确实难以一刀落地割舍。可能现实生活中如我这样的人也有很多：讲道理时，都懂；做起事来时，却又犹豫不决。所谓“嘴硬心慈”的人。我家有一台传了三代人的老式收音机——南京无线电厂1958年生产的“熊猫”牌电子管收音机。50多年来，它一直以清晰而洪亮的声音播报着新生活，陪伴我家三代人走过了风风雨雨。1959年秋，爷爷将喂了一整年的两头肥猪卖给了采购站，从供销社里抱回的全村第一台收音机。一年四季，全家人和乡亲们围在收音机旁边，听马连良的京剧，杨田荣的评书，马三立的相声，瞎子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，听早上的“新闻联播”，听晚上的“小喇叭”……几次搬家，这台收音机我都没有舍得扔弃。事实上，现在它的作用不是很大了，手机和电视的普及，收音机时代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但这台收音机承载着我们全家三代人的哀乐年华，记载着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，所以我一直带在身边。

其实我也明白：有一些老物件确实失去了它的现实功用。但是我觉得它们应是我们生命过往的一种容器——把我们每个人的过往光阴和尘封的记忆都装在了里面，使我们的回忆有一个落脚之地，使我们的乡愁有一个栖息的载体。所以当我们一件一件把它们抛弃时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不是也把我们自己扔掉了？珍视自己人生者，其实是难免怜爱旧物的，因为那些旧物亦是生命中细小的组成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每次搬到新家时，都会尽可能地在老家中为旧物辟一方安置的新天地。虽然有些旧物我们常年也不去触碰一下，但我们一旦走近这些旧物并与它们对视时，那往昔的美好时光和片段便会倏地浮现在脑海里！那些旧物上面所依附的旧日情节与温度，会瞬间温暖了我们现时的心灵！有了旧物的陪伴，我们的生命似乎就更厚重了一些，自然，也就活得温情一些。

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：人生有念，岁月最美！



向着太阳出发

□ 刘中华

沿长江黄河
秦岭山脉
向着太阳出发
清晨的太阳
聚集了无数的朝霞
太阳从祖国的最东端
跃出了海面
她冲破了黑夜的阻拦
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山巅
遥望祖国的河山
群山逶迤江河密布
京九大动脉连接着
祖国的南北两端
一桥飞架
天堑变通途

从不同的方向
像无数点雨滴
汇聚成小河
像无数条河流
汇聚成大海
像无数朵浪花
托着太阳
祖国啊母亲
无数的儿女
正亲吻着你的面颊
正日夜不停地
向你出发



向着太阳出发

清爽白菜

□ 宫凤华

夏粤尊感慨李叔同“我常见他吃萝卜白菜时那种喜悦的光景，我想，萝卜白菜的全滋味，真滋味，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到了。”白菜滋味深刻，蕴涵着无穷气韵，淡、嫩、清、甘、柔、脆，透着一种丰润而水润的气质。

农家菜园里，一棵棵白菜比肩而立，整伤而鲜明。白菜个大腰圆，如田间劳作的健硕农妇。白生生的水嫩，洁净素雅，丰腴肥硕，呈半透明的白绿色、石青色，气味芬芳。白菜叶如翡翠，茎似凝脂，敦厚中显露端庄，清秀中蕴藏妩媚。青霜斑驳，白菜修炼得干净脆爽，碧玉颜色里，浮漾褪尽真纯。跟霜前的披散不自持相比，更显端庄静穆，安然稳重。打坐参禅一般，外表粗犷却葆一颗柔嫩的心，将自己修炼成翡翠之色，呈露纯正情怀。

村庄简约，如同古代寒士，风神俊朗，温润如玉，高远而辽阔。我性喜雪天出门，听踏雪咯吱如蚕嚼桑叶。屋后轻铲几棵沾雪青菜，连同一棵大白菜。天寒霜重，哈气成烟，地上现清简素描。颇有王子猷雪夜访戴的豪情雅致。

寒风袭人，夕光惨淡，寒雀啾啾，乡愁空旷无边。兜一身寒气入屋，捧一碗白菜芋粉汤，风雪夜归人，顿觉日子清新如年画。逼仄小屋里，火炉上一锅白菜煨骨头，香气缭绕，骨头白菜，丝丝缕缕，泾渭分明，

让人举箸咀嚼之际，耳畔油然想起雪村那句响遍四方的吆喝：“翠花，上酸菜！”

风雪天，她白菜汤尤佳。白菜烧豆腐是地道的家常菜。像恬淡的日子，没有张扬的个性，波澜不惊，却是平实到极致。是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的执拗，是安贫乐道、宁静致远的境界，充满温情和慈悲。

若有亲朋到访，白菜煨牛肉足见待客的厚道。若放入自家熬制的辣椒油或麻虾酱，热气腾腾，色泽鲜明，让人涎水汹涌而至。吃得主客服服帖帖，豪情万丈，忍不住唱起刘邦的《大风歌》。窗外雪花翩跹，风声飒飒，聆听一曲《斯卡布罗集市》，伤感与怀旧，感恩与悲悯，棉衣裹身般熨帖。音符饱蘸激情在冬寒里炸开，直抵灵魂深处，有一种天长地久的遥远与旷达。

身居小城，凝望故园，遥想白菜娉婷立于田间地头，寒风中招摇成一首宋词小令。才长出几片肥硕鲜嫩的绿叶，便繁衍着农家饭桌的清香。母亲头顶芦花白发，躬身菜园，夕光濡染，周身镶满，暮色清凉而欢悦。几只芦花鸡，茅草枯藤下，“啾啾”争食，乡下庭院破寂寂。

霜天雪夜，煨白菜汤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煨的是一种情怀，一种清凉古意。此时，一股柔软的乡愁悠悠传遍全身。雪沫乳花，蓼茸蒿笋，都是清欢，一如白菜清汤。做一棵清爽白菜，尘世之外，烟火之中，守望田园，无须雕琢，恪守本真。



沁园春·黄河观雁

□ 文/图 王海明

时近严寒，黄河滩区，旭日初升。
瞰大河奔流，蒲苇铺浪；雁阵惊寒，飒飒西风。
群鸟翔集，雁语声声，盘旋嬉戏浅沙汀。
帐寥廓，回滔滔黄河，何来壮景？
盛邀媒体精英，饱览生态保护之功。
看黄河流域，生态净土；环境改善，百鸟齐鸣。
千顷清水，万里蓝天，雄鹰展翅击长空。
畅未来，高质量发展，昌盛繁荣。

美哉，家乡的羊肉汤

□ 冯德良

我们家乡地处鲁西南，南面是黄河故道，北面有条大沙河，草儿翠绿，树木成荫，河水甘甜，阳光充足，气候湿润，是一个天然优良的牧场，于是，在这方土地上，便有了独特的鲁西南青山羊。

相传，原始社会末期，舜的老师——单卷带领着他的部落就生活在我们这一带，他们过着半渔、半耕、半牧的生活。当时饲养的家畜主要就是青山羊。而先人们对羊的吃法则是架在火上烤，只是到了后来才演变成了吃其肉，喝其汤。

这种青山羊的头上有着两只角，脸部有着好看的须、漂亮的鬃，背部、唇、角、蹄均为青色，背部为黑色，这种羊的肉质很鲜美，但是生长速度很慢，不如后来引进的波尔山羊生长得快。于是，便有了闻名遐迩的单县羊肉汤。

我们家乡的羊肉汤分为白汤和红汤的两种。白汤的羊肉汤我不会做。尽管网上给做了介绍，但如果照着去做，肯定做不出那汤色乳白，质地纯净，色泽光亮，水脂交融，入口不腥不膻，香醇不腻，味道鲜美，回味无穷的羊肉汤来。

我们乡下的一些羊肉汤馆和乡下人多是做一些红汤的羊肉汤。这种做法倒是简单一些。一般把羊肉切成一到二斤的小块放进锅里，有人喜欢放进凉水锅里，有人喜欢放进开水锅里去煮。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差不多时再放上调料包，放进一些去过籽粒的辣椒，过那么十几、二十分钟，捞出辣椒和羊肉，将辣椒和羊肉剁碎——记住先要剁碎辣椒，再放进已经捞出肉块还在沸腾的汤锅里熬那么一下，用勺子把上面

红红的羊油盛进小小的盆里。捞出的羊肉拆好骨头以后，把肉切片，放进锅里稍炖一下，以后每次喝汤时再放进一小块红红的羊油——这便是红汤的羊肉汤。寒冬腊月，北风呼啸，会把人们冻得龇牙咧嘴，当你喝过一碗红红的羊肉汤，一会儿就会感到浑身热乎乎的，有着说不出的舒坦。

其实，无论白汤还是红汤的羊肉汤，口感都好，营养都极为丰富。要不，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怎会在品尝过后，派人用汽车拉走几坛羊肉汤？要不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老师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在品尝过后都赞不绝口？要不，家乡的羊肉汤会列入《中华名菜谱》？要不，以汤入谱的怎会有家乡的羊肉汤，怎会被国人称之为中华第一汤？

我不是在为家乡的羊肉汤在做广告，做代言，家乡的羊肉汤已经是“隔着窗户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了”。不信你去留心一下，无论是在菏泽、济宁、济南、青岛或者北京，随处都能看到挂着“正宗单县羊肉汤”招牌的羊肉汤馆。可是你进去品尝一下，味道虽然很好，但和我们家乡原汁原味的羊肉汤不可同日而语。也可能和水质有着关系，不过，对此也有人做过实验——从家乡带过一些水和肉，熬制出来的汤也没有家乡的羊肉汤那么的鲜美。人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难道只有在在我们家乡这一方水土上才能做出这么美味的羊肉汤？我虽说不上走南闯北，但也去过了不少地方，也品尝过各地的羊肉汤，却难以找到家乡羊肉汤的那么香美的滋味。



在我们家乡，以前生活困难时，尽管是自己养着山羊，也不是说能经常喝上羊肉汤。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会宰上一只，狠下心来煮上一只羊腿，用来待客，顺道让家人们改善一下伙食，其余的会拿到集市上卖掉换钱。每逢煮肉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眼巴巴地看着那口“六印”铁锅，特别是父母拆羊骨头的时候，每人都盼望着给自己的骨头上多留一点肉。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们，会在汤肉里面多放进一些做好的羊油，然后放进一捆粉条，放进一刀大白菜叶儿，就是这样一碗满是红油的，飘着一些白白的葱蒜、青翠的香菜末的羊肉汤，依然会让你喝得满面红光。

后来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一般人家都会养上那么几只青山羊、波尔山羊。农闲时，把羊儿赶到青青的池塘边，干涸的小河里，落满树叶的树林中，任羊儿自由自在地吃草撒欢。夕阳西下，羊儿饱了，小鞭儿轻摇，一声吆喝，羊群回家。不知不觉间，到了年底，羊儿膘也肥了体壮了。在外打工的男人风尘仆仆地回来了，在外求学的学生回来了，在外工作的儿子儿媳带着宝贝孙子回来了，别管到没到春节，拉出一只羊儿宰了，大锅底下填满劈柴，火光熊熊，烟囱里炊烟袅袅，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羊肉味儿。

美哉，家乡的羊肉汤！

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